

□ 何小桃

不久前,有位年轻时物欲很强的大姐让我给她推荐一本书阅读,人到中年的她先是遭遇婚姻不幸,然后是孩子的叛逆,现在时时感到内心的空虚和对生活的种种无力。以前从不读书的她现在想要读书充实一下,却又不知读什么好。我当即向她推荐了林清玄“菩提十书”里的《紫色菩提》,因为我刚刚看罢朋友送我的《紫色菩提》,深有感触。所谓好书一定是要读完了有所感悟有所获得的,那位大姐说,她看不进去这样的书,我告诉她,一开始一定要硬着头皮看,渐渐地会看进去,然后会钻进去,慢慢体验它的好处。看这样有禅意的书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在浮躁的现实中让人心安静下来。人生的修行各式各样,我们生活在节奏

极其快速的都市,不见得有时间每天去做瑜伽冥想、当苦行僧或者一定要出家才能得到的内心净化,阅读干净的书,也是一种简便的修行方式,这适合每一个人。

林清玄八岁立志成为作家,十七岁正式发表作品;三十岁前获遍台湾各项文学大奖;三十二岁遇见佛法,入山修行;三十五岁出山,四处参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上世纪90年代台湾最畅销的作品;四十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被推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图书,同时创作的“现代佛典系列”,掀起学佛热潮。“菩提十书”之《紫色菩提》,是林清玄从掌声与喝彩中走出,反观自省,深入佛典,体验般若智慧的结果。除了沿承他一贯明朗浪漫的抒情风格,更展现了深刻而细腻的生命思考。

《紫色菩提》在台湾已经出了很多版,受欢迎的程度和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而这次大陆版的“菩提十书”是在大陆地区绝版二十年后的再度授权出版,这无疑弥补了很多人的遗憾。被称为“最清明的文章和最美妙的声音”的是几十篇富含哲理、参悟人生的千字散文,我们经常在《读者》上看到类似的文章。在《紫色菩提》中,林清玄这位“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的作者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饱含了深远的禅意,如同潺潺流水的中国风景水墨画,而清静、素朴、清新、智慧、幽怨恰是当今散文极度缺乏的精神。说起禅宗,好似很深奥,不能轻易理解,我想假使一位得道高僧给大众讲解恐怕难以被人理解,但林清玄用禅宗的思想剖析了生活中的人和事,可以说他的做法是一种禅宗思想的普及,更易令人接受和采纳。

书中自始至终透着人文的关怀,这正是我们现在亟须的精神营养,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后,越来越多的入缺乏人文关怀,内心空虚乏力,很多人患上了精神疾病,不少名人遁入空门,独守青灯。在日常生活中,我的身边就有好几人信佛或投身其他宗教信仰,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不能完全舍去红尘,放弃家人。其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需要让自己慢下来,然后稍微给精神一点营养,有点信仰会很幸福。

有人喜欢深挖又很八卦,说林清玄婚变后,在台湾人气大不如前才来大陆发展的。其实我们不必像崇拜神一样去看待一个人,林清玄也只是个作者,是个平凡的人,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优美的散文,我们没必要纠缠创作者身上的八卦绯闻,只去欣赏和享受他的作品就好。我想,在看完林清玄的《紫色菩提》后,如果读者还纠缠于这个人的那些事,那么他并非很好地读懂了书,因为菩提非明镜。

房伟身上有多重身份:他是文坛小有名气的“70后批评家”代表人物之一,又是一位很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他是严谨的文学理论家,又是放任想象的诗人;他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又曾是一名挥汗如雨、操刀砍肉的肉联厂工人……

可以说,房伟是文坛的一个“小千手观音”,用著名批评家李敬泽的话说,他打破了中国批评家只能批评他人、自己无法创作优秀作品的怪圈,证明了文学上的“两面开花”是有益的。他的多重身份,既因为他兴趣广泛,杂学旁收,又因为他早年经历坎坷,甚至充满传奇色彩。他做过肉联厂工人、仓库保管、劳资员,也做过集团公司领导的秘书,最终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获得博士学位,在山东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任职。在此期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首次获此荣誉者,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他的论文屡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期刊转载。他还在《诗刊》、《作家》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并出版有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著作。最近,吉林出版集团又隆重地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

这部小说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某县城肉联厂屠宰车间工人刘建民和同事兼妻子王梅的经历为主线,表述了国企改革背景下大学毕业生的潦倒和困窘;同时,穿越时空,叙述了千年以前的武松、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情感故事。思想性是小说《英雄时代》的灵魂,正是因为有了独特的思想性,这部小说才像一枚璀璨夺目的钻石,闪现出多彩的光辉,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小说大胆地对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反思,并且客观地分析了改革带给社会的利弊,既肯定了改革的成果,又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可以说,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王小波式的“反讽”风格,在王小波离世15年后,房伟以《英雄时代》向王小波致敬。“英雄”是对自己以及王小波精神内核的高度提纯,著名评论家陈晓明认为,《英雄时代》是对王小波《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的自然接续。王小波作为一面文学和精神的旗帜,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也包括房伟。作为王小波文字的忠实爱好者,房伟至今难忘自己在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王小波《白银时代》时激动的心情;作为评论者,多年来,他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王小波文学评论的文章,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研究王小波的专著。作为创作者,房伟说“他(王小波)的写作方法对我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竟然还可以这样写”,并有意无意地向他学习。

除了思想性外,现实性是这部小说的一大底色,作家房伟的“屠夫”生涯和文学创作欲望无疑让这种底色更浓郁、鲜明。现代作家郁达夫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评论家吴义勤一向主张文学研究者要有进入和参与文学现场的能力。作者房伟沉潜于生活的海洋里,以赤子的情怀和敏感的目光感受着生活的馈赠,并将其敛藏,使之发酵,付诸文字。因此,《英雄时代》有作者房伟浓厚的成长记忆,小说主人公刘建民身上清晰地现出作者的影子。作者早年在肉联厂的工作经历,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亲历性和传奇性。

创新性是小说《英雄时代》的主旋律。作者房伟把自己丰厚的知识积淀、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感悟能力倾注在这部小说里,从而赋予小说可贵的创新性。《英雄时代》的创新性体现在其穿越性的叙事方式。小说设立了两条线,把当代和古代,现实和历史焊接在一起,可谓结构巧妙、内容新潮;悲哀、惨烈的情节和诗情画意交织在一起,让人读后不禁悲喜交加,掩卷沉思。作为高校的一位学者,房伟无意在小说中构建自己的风格与流派,但是,他那独特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却支撑起一座幽默、机智、多姿多彩的文学大厦。笔者坚信,房伟这一匹黑马必将奔腾腾飞,驰骋在新世纪文坛上,给读者奉献出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

□ 高原

【原色视域】

## 左右之间的玄黄洪荒

□ 韩青

某公园,长椅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在看报纸,另外两个不停地做撒网、收网,把网里的捕获物收拾出来的动作。周围很多人正指指点点地议论,说他们是精神病。有个警察过来问那两个撒网的人:“干啥呢?”两位回答说:“没看到我们正捕鱼吗?”警察转头问那个看报的人:“你认识他们?”看报的人说:“对啊,我带他们出来散散心。”警察说:“在公共场合这样,会吓到别人,你赶紧带他们回去吧。”看报的人说:“对不起,我就带他们回去。”说完,他放下报纸,开始做拼命划船的动作——这个段子,先前似乎在哪里看到过,也曾照例地笑一下,像是某种会心和会意——哦,他也跟他们一样。

现在读到它,依然还是被当做段子讲的,写在国内第一本精神病人访谈手记《天才在左 疯子 在右》(武汉大学出版社)里的,作者高铭耗时4年,深入医院精神科、公安部等诸多神秘机构,接触数百名“非常态人类”,选择一些特例结集成书的。但是,笑了一下,之后,却有点冷汗冒出来,想到这个看报人的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他不做划船的动作,那两个撒网的人怎么知道要返回了?语言与姿态,都是有角度的表达,正常与非常的标准与界线,是以哪一边的立场确定的?

我之所以冒出冷汗来,是发觉这本书的许多章节,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甚至有点认同与共鸣,或许会有点不太规范与非标准化,或者说是他们对世界和生活更多一些个性化的认知与表达,但是,在书中他们是病例!比如有一个绘画者,画来画去把自己给画疯了,被送到医院里。我看专家们的会诊记录,差不多就是一个创作状态中的毕加索:他的画面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独立的物体,都以独立的视角来表现,譬如看花的角度是仰视,看云的角度是俯视,看树木是平视,看人又从花的角度来,看河是紧贴着河面去,看桥则用桥梁结构透视……读这个例子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感叹,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天才绘画者,同样印证着中国民间剪纸的陕北老大娘和毕加索一样朴素诚挚的艺术观。而这样天地繁荣、万物昌盛的情景,落到专家的诊断书上却是“多角度视觉患者”,诊疗方案则是先治多角度视觉问题,因为他看的角度太复杂了,他自己有时候看不明白,所以会越来越急躁,会狂躁发作——旷世天才梵·高的现世精神病版,他的《星月夜》不仅是艺术史名作,也早已是精神病史经典证据。

这样的阅读体会,自然也与此书的叙述倾向有关,《天才在左 疯子 在右》的书名,把天才与疯子相提并论、左右交织,亦是一种玄奥曲折的表述,而作者对病例的选择,接近于变相科普版的《探索发现》,内容涉及量子物理学、符号学、心理学、生物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宗教、玛雅文明及宇宙起源、时间是否有尽头……据说,已经引起剑桥物理研究院等世界高端科研机构关注。似乎也值得关注,像说到宇宙,闻所未闻的情景被描绘出来,宇宙不止一个,而是在不停地分裂,有无数个可能状态的宇宙,是同时存在或者逐渐生成?不,没有时间的概念,只能是从某一个宇宙的角度看,那个时间上稍早一些,这个时间上稍晚一些,还有的差不多……有一类电影叫高智力犯罪,在这里,智力的活跃像是夏日河滩上疯狂生长的野草,它们旺盛繁茂的样子有时候会改变人们对河流的印象。但是,日夜奔腾的河流的真实界际在哪里?河水与河草会不会各说各话?

总想起那个多角度视觉患者,世界上的事情一件一件发生,这是人们一眼一眼看去的进程里生成的秩序,春风一荡,万紫千红同时涌来,造物的秩序是多角度视觉,而或理性或感性的表现与表达是人类对各自立场的角度选择。作者的序言与后记的标题,开头说要带读者去《更多、更多的世界》,末尾则是《人生若只如初见》,戛然而止,仿佛浑浑噩噩地兜了一个大圈子,醒来眼前依然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英雄时代》  
房伟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5月出版

## 穿越时空的梦想与真情

【好看小说】

## 尊贵的精神营养

【心灵读本】



◎黄老邪:《盒式相机》,君特·格拉斯著。与“剥洋葱”近似,这部虚构作品仍可视作家自传的一种,不同的是其叙述框架为子女讲述。那些参与讲述的同父异母兄妹本就是传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就像一卷长度有限、功效精准的胶卷衬纸,虽位居次席,可有了他们,传主的一生图景或才躲过无数细密尖锐的划痕。

◎陈艳涛:两个很有品味的朋友都推荐我看《八百万种死法》。我匆忙地看了,小失望。大概是看惯了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一类的推理小说,不习惯。阿加莎是把形形色色的人招呼到一个屋子里,各自在你眼前表演,最后告诉你,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布洛克是把我们领出去,见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最后,凶手是另一个陌生人。

◎必读呢本:“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在路上》描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对生活热情渴望,行为狂放不羁,通过不断的旅途冒险来探究生活的真谛。这是凯鲁亚克最有力的代表作,通过本书可以窥见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对生活的态度,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噢,好吧,我们一直向前。”